



舐犊情深

五香牛肉片

□王开顺

老母亲去世已两年了,每次吃到五香牛肉片时就会想起母亲,想起母亲深藏牛肉片的一幕……

1987年的腊月下旬快过年了,我参军两年第一次拥有探亲假,回家的心情归心似箭。从安徽全椒部队农场基地出发。探亲目的自然是看看家中的亲人和一起长大的好友,而更多的是赶在春节期间回去,改善一下伙食。部队当年的伙食标准每人还不到一块钱,又能吃到什么?大米饭可以吃饱,但平时桌上菜肴都是一菜一汤。营房地处一片旷达的农田,离城市较远,给养员有钱也不好使,蔬菜基本是自种自吃,节假日期间偶尔加个菜。训练劳动吃紧的时候,才会在蔬菜里多加几块肥肉,就是油渣拌菜也是少得可怜,所谓牛肉羊肉,在平日的一日三餐里几乎从未见过。

乘了一天的客车到了晚间才回到家,走到巷子里就感受到一股久违的从家家户户弥漫开来的忙年气息。我家的灯光依然亮着,母亲知道我要回来,一直在等我。到了家放下行李,母亲就为我盛上炒了又炒的黄灿灿的蛋炒饭,在部队里仅吃大锅饭还从未吃过蛋炒饭,闻一闻那股香味就想一口吞下去。桌子上还摆放着一小盘五香牛肉片。母亲说:“是你父亲早就特地为你买的。”母亲晓得在部队不会有这么多牛肉给一个人吃的。我对母亲说:“牛肉,在部队也没吃过,更不要说牛肉片了。”我也顾不了太多,就用手去抓着吃,母亲坐在一边看着我吃,想对我说点什么,可母亲没有言语。我对母亲说:“这个牛肉切片真好吃,真解馋,吃得真过瘾,我像是从未吃过。”母亲说“我吃过了”,只是吃得少,“你忘了,家里兄弟多轮不到你吃太多。”我吃着碗里的,抓着盘里的牛肉片,一会儿,盘里牛肉片所剩无几。

在家里好吃好喝几天,陪家人度过了探亲假。临行前我便早早地起床,由哥哥骑着“二八大杠”把我送至车站,检了票上了车,一路颠簸,把肚子都颠饿了。我便解开行李包拉链想摸点从家里带出来的干粮吃,没想到在干粮下面掏出像是藏着、又用油纸包裹的软塌塌的东西来,我忙打开,一看是牛肉片,是母亲未告诉我的五香牛肉片。我拿出来先是掂一下,还不少,又重新坐好,摸出一块牛肉片放入嘴里,这次似乎没有再大口大口猛吃,只是一块一块地咀嚼,边吃边看着窗外。嘴里真正地品味起牛肉片的“爱意”,眼睛不知不觉湿润起来。

退伍后每一次吃到牛肉片就会想起母亲藏在行李包的牛肉片……再也吃不出当年那股浓浓的五香味,也找不回当年母亲对远行儿子藏在牛肉片里的那份深厚母爱了。

寸草春晖

车窗外的身影

□王惠

寒风。
弯月。
朦胧的天明前的黑暗。
偶尔飘落的冬雨在黄晕的路灯下跳跃。
母亲和我站在县道边,我拉着拉杆箱的把手,胡乱摆动着。
六点钟的省内长途车,我们五点多就到了。春节后去南方的旅客多,母亲怕长途大巴不准点,带满乘客后会直接拐入县道南侧的省道,不经过小镇。于是,我们早自来等车。

“到了公司好好上班,别让领导操心啊。”母亲叮嘱着。

“放心,我会的,也不让你操心。”我说。
“我应该操心。”母亲说。母亲的声音有些低了。
我指指南边沉睡的老街,问母亲:“你们小时候上街,就是到老街去吗?”

母亲说:“是啊,那时候我们不叫上街,叫‘去合作社’。”母亲给我讲起她年轻时去老街购物的往事。

朝阳初升,天色渐亮。路上有了行人和车辆。开往南方的班车,还没来。

我说:“妈,你回去吧。我自己等,你回去再睡会儿,挺冷的。”

母亲说:“我要看你上车再回家。”
紫色的羽绒服裹着母亲瘦小的身体,她戴着口罩,我看不清她的脸。

我轻轻为母亲捶背,记忆中,我很少给母亲捶背。
长途汽车慢悠悠停下,我把拉杆箱塞进班车行李舱,急匆匆上车靠车前窗落座,车上人并不多。
车子缓缓开动。

母亲依然站在车外光秃秃的紫薇树下,她看着车上。她看不到我,但她知道儿子在车上正在看着她。

后视镜中,母亲越来越小。车子拐上省道,母亲的身影消失了。

多年前,母亲也是这样送我踏上开往军营的长途汽车,那时候她的腰身挺拔,如今却有些弓着。

那年,我们新兵穿着没有军衔标识的军装,在市区体育场集合登车,奔赴南方的军营。父亲和母亲一起送我。我和战友们坐上车,我看着车窗外。车窗外,站立着很多前来送行的人。我看到有些家长擦着眼睛,似乎在哭泣。有一位母亲,掩面蹲在地上哭泣,边上有人在拍着她的肩膀安慰她。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哭。坐在车窗边的我,看到母亲站在父亲身边,她看着即将开动的长途汽车,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坐着的那辆车。

开往南方军营的大巴车队出发了,我们告别家乡,辞别亲人,踏上了漫漫征途。

在车上,我想起车窗外的母亲,她的眼神充满留恋和叮嘱,她似乎有很多话要对我说,我知道她要对我说什么,我暗暗对自己说,妈,您放心,我会好好服役,不会让你失望的。

母亲多次送我踏上长途班车,等车时,我们总是聊着家长里短,我喜欢向母亲询问她年轻时的往事,听了母亲的叙述,我暗自自责——为什么小时候不懂事,没有体谅父母的不易,没有分担父母的艰辛。

母亲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对儿子的疼爱,特别是儿子成家后,母亲对儿子的爱更加沉默——儿子有自己的家庭,有共同生活的另一半了。

我分明从呆呆地站在车窗外的母亲身上,看到她对儿子的牵挂、不舍、担忧……

我无数次回想着车窗外母亲的身影,氤氲着亲情的身影,饱含着关爱的身影,让我在生活的路上从未感到孤独,从未失去勇气,让我的脚步更加踏实、稳健。

母亲年逾七旬,我多么希望未来的日子里,还能看到您在车窗外的身影……



相伴一生

一块双菱表

□栾承臻

1978年元旦,我和爱人结婚。一块双菱牌手表是唯一的彩礼。当时一块双菱表价格是120元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手表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。我们生产队那时有五十多户人家,没有一户人家有手表的。

爱人是一位教师,大方贤惠、通情达理。结婚前夕,我反复考虑,又征求了她的意见。最终跑到百货公司买了一块双菱表。对于手表,当时老百姓口碑是“南有上海,北有双菱”。为什么买一块双菱表呢?我心里盘算了好多想法。一是产地北京,象征我们的心永远向北京;二是结婚是喜事,喜事成双;三是爱人是教师,从职业角度需要一块表。

当时家庭经济困难,买表的钱又从哪里来呢?1976年退伍回家时,我把在部队省吃俭用的300元积蓄带了回来,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款。我把钱如数交给了母亲。母亲笑着说:“留100元作日常家用,还有200元雷打不动,等你办婚姻大事再用。”可以说,八年的军旅岁月成全了我的婚姻。

结婚时,我用一块红布把手表包装得方方正正,布上绣着“喜结良缘、表到成双”八个金字。当我把手表交到爱人手心里时,她激动得满脸通红,眼中闪烁的光亮让我至今难忘。

爱人对这块双菱表视如珍宝。她的手表总是亮锃锃的,只有上班时才戴。下班到家第一件事,就是把手表摘下放到写字台上,用一块专用花布盖上,生怕落上灰尘。有了手表后,她也把教学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。

关于这块双菱表,还有一段美好的记忆。别人说我们夫妻俩合戴一块表。确实是这样,有一次我到外地办事,爱人主动拿下手表给我,让我在途中掌握时间,我推辞不要。她说:“手表是你买的,我可以戴,你也可以戴。”她又千叮咛万嘱咐,不能弄丢手表。而我从外地归来,第一件事就是取下手表帮她戴上。现在想来,这块双菱表,不仅记录了时间,更见证了我们夫妻俩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。

后来,家里经济条件渐渐好起来。有一次,我和爱人到县城办事,在百货公司看到了一款新式手表。服务员告诉我们,“这是苏州牌女式手表。”回想当年买双菱表时,我觉得只要是手表就行,根本不懂男表女表之分。爱人试戴一下,她戴在手腕上,小巧玲珑,大方好看。看到爱人爱不释手,我决定买下给她。她戴上新表后,笑着说:“这不是苏州表,而是一块舒心表。”而那块双菱表,后来就“顺理成章”地一直戴在我的手腕上了。

前不久,我到宝龙广场维修店保养手表。修表师傅赞不绝口,称修了三十多年的手表,遇到这样好材质的表不多。我告诉他,“这表是40多年前买的,我现在都还收着发票、合格证。”师傅说:“老爷子,你真是一位有心人呢。”他还表示愿意作为古董回收这块表。我笑着说:“这表千金不卖,因为它是我们夫妻俩的定情信物。”

如今屈指数来,我和爱人结婚已经48年了,双菱表一直陪伴着我们从青春走到夕阳。我也将一如既往地珍藏好这块双菱表,让它成为“传家宝”。

